



小镇青年之路

——读蔡崇达《皮囊》

□婉婉



蔡崇达的《皮囊》出现在家里时,我愣了一下,感觉这书名怎么这么熟悉,后来一查原来是本畅销书。书是我丈夫买回来的,也许是他同为小镇青年与作者有共鸣吧。

每一个游子,都会不自觉地默认故乡是安放灵魂的地方。像蔡崇达这样在乡村长大、家境贫寒的小镇做题家,一直被戏称为“凤凰男”,与城里的“孔雀女”遥相呼应。有段时间好女不嫁“凤凰男”的规劝网文随处可见,“凤凰男”在不少电视剧里也被声讨,原因是虽然他们生活在大都市,在大公司上班,也娶了城里女性为妻,但其思维观念依旧落后,婚姻中免不了种种冲突。其实如果真要溯源,又有几人的根系不来自于农村呢。

书中有几个细节有意思,作者写自己在泉州师范大学读书时,曾因才华出众得到城里“官二代”女同学的青睐,她明确表示将他作为丈夫人选,家族可在事业上提携他。但他最终拒绝了,选择去北京打拼。同学大多留在了本地,只有他一个人在北京,成为乡人的“驻京办”。这点我深有感触,因为只要丈夫的亲戚一到申城,不论是旅游还是来看病,必定落脚我们家,曾给我造成极大的困扰,打乱了生活节奏。经过几次与丈夫抗争后才达成协议,今后来客都由我们出钱安排他们住宾馆。而作者这么写,却没有提及他妻子的感受,想必他的妻子也承受了很多压力。

作者应该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相较于他原生家庭的悲惨,对比后记里他说三十岁生日那天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度过,更像是一个成功修改了自己命运的人站在山丘上回首来时路,不由得想起一首歌:“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吧,不用重来,我就自己修改啦,修改成我想的样子。”

80后的蔡崇达,出生于福建的一个沿海小镇,从小体会农村的种种艰难困苦。70后、80后都是经历过物资匮乏年代的,正因为那些痛苦过于鲜明,所以,作者在回望时,一定有文学夸张的成分。比如作者写阿太(外婆的母亲)活到99岁,她还是个哲学家,果断地摔死一只挣扎的鸡时说:“这不就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阿太心够狠,哪怕自己的女儿先她而去,她也不会哭哭啼啼,只是平静地打着盹。在厨房切菜不小心将手指切断了,只是“哎呀”一声,别人问起,她说没事就是把手指切断了。阿太的长寿在于她看尽世间的苦难与无常,得失不计,波澜不惊。她说:“如果你整天伺候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一个乡村老太太真能说出这样的话吗,我很怀疑。但或许真有一些人,生性豁达开朗有智慧,再说,阿太活得那么长,和她心态有关,她对人生的感悟只是表达方式不同,作者可能用文艺腔的语言提炼了一下。想起我妈,她也不算是个文化人,但她对我最好的人生忠告,竟然是指着我爸爸回来的一盆鱼说,你看看这些鱼,翘嘴鮊起水跳几下就死了,鲫鱼呢,只要用水养,就能活很多天……所以,你要做一条慢性子的鱼,遇事不要急。确实,我爸性子急,他就先走了。

回头再说《皮囊》中的人物。作者写父亲中风偏瘫后想重新站立起来的渴望,母亲对于修建房子的执念,贫穷如何阴魂不散地追随着这个家,死神(母亲自备的老鼠药)也时不时地露出狰狞的面孔……每个人都有灵魂与肉体的痛苦挣扎,读来心惊肉跳,简直是一部乡村苦难史。作者写父亲去世后,他哭不出来,就一直握着父亲的手,骂父亲怎么这么没用,摔一跤就没了等等,然后,看见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来……这段把我看哭。也许亲人的离去,是每个人都将要跨过的血泪之河吧。

亲情的部分我觉得写得比较扎实动人,而对小镇人物的描述则弱多了。他们的命运很残酷,却也不得不承认这才是农村真实的样子。李子柒拍的乡村视频太过唯美,虽然我也很爱看,然而也知道那只是艺术创作而已。这些年,陆续听老家亲戚讲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什么村里的一对亲兄弟因蝇头小利之争就开车撞死对方,女婿喝醉了酒打死老丈人,光棍去越南买媳妇等等。这些令人震惊的社会事件,你以为离这个时代很远,但却真实而荒谬地存在着。小镇富裕了,不代表精神上也能与文明同步。书中的张美丽,一个那么热气腾腾的鲜活生命,虽然是勇敢的创业者,先富裕起来的那些人,但最终依然还是被小镇的不开化给吞噬。

作者有一篇专门写泉州乡下人对神明的信仰,借用他母亲的话就是:“每一种困难,都有神灵可以和你分担,商量。”确实,上次去泉州,强烈感受到那里的佛教文化氛围浓郁,且去每个寺庙都不需要香火钱。

花一个下午时间看完此书,觉得就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乡土文集,像何如此畅销,又如何请到刘德华、李敬泽大伽们来作序,还在很多国家出版了呢?可能是小镇青年之路照见出普罗大众的生之艰难。



诗人与诗人的惺惺相惜

——《沙到白时是纯色:沙白传》序

□汪政



王子和先生的《沙到白时是纯色:沙白传》即将出版,嘱我为序,序是不敢当,但非常乐意赶在前面表示我的祝贺!

沙白先生是我景仰的诗人,再加上他与我上辈的关系,所以在景仰之余又多了一分亲近。前些年,我经常代表江苏省作家协会到南通去看望沙白先生,门一开他就把我拉到沙发上一同坐下,迫不及待地打听他老朋友、老同事的近况,然后又总是留下一大段时间,询问我父母的生活,回忆他们一起在南通、南京工作的日子,而且我都能听到新的故事。沙白先生好像讲章回小说一样,每次给我讲几章,都不带重复的。他的记忆力之好真的让我非常惊讶。其实,这哪里是记忆力,那是对他老朋友、老同事的一往情深。因为情深,所以忘不掉。

虽然王子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直到读到这部《沙白传》,我才知道他与沙白先生几十年的友谊。这友谊是晚辈和长辈的忘年交,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爱戴,也是一个诗人与另一个诗人之间高山流水的知音。王子和先生军旅出身,在部队时就从事文艺工作,后来到了地方,又长期在宣传和文化部门供职。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擅长多种文体的创作,在诗歌和歌词创作上建树尤高。所以,由他来写《沙白传》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适合来自对他沙白先生的了解之深,来自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诗心的契合,更来自对他沙白先生的深情厚谊。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一本不同于一般的传记。通常的传记,为了保持对传主叙述的客观性,为了减少作者主观情感的过多渗透,为了不让自己的先人为主影响了读者对传主的判断,大都尽量克制自己的主观评价。但是,这部传记不一样,它特意写了两个人不同寻常的交往与情谊。这里不仅有他们文字上的交流,即使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也在传记中展现。我们不仅看到了沙白先生的内敛、随和、优雅,也看到了王子和先生的热情甚至激情。不一样的关系,不一样的情义,流淌在纸上,就成了不一样的文字。它是传记,也是诗;是叙述,也是吟唱。频繁的换行与短句,跳宕的思绪与节奏,数十万字,一路向前,没有任何的停顿,没有丝毫的倦怠,一种激情催促着文字如行云,如流水,如瀑布,如山泉,流淌、跳跃、奔腾、激荡。给诗人写传,就应该是这样吧?给自己亦师亦友的同道写传就更应该这样了。所以,这不仅是一部当代诗人的传记,更是一

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礼赞,是他们之间友谊的见证。也许,这会影响作者的判断,甚至,不无偏爱,但这又怎么样呢?唯其如此,才是性情的,才是磊落的,才是毫无保留的,也才如作者所言,是能了其夙愿的。这样的友情现在已经不多见了,我是真正地被感动了。有这样的友情是幸福的,它值得书写,值得分享,值得传扬。

沙白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我特地查阅了资料,发现对沙白先生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可见,对这位拥有广大读者、在中国当代诗坛树立了鲜明风格的诗人研究得很不够,与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严重不匹配。沙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其诗歌道路一直延伸到新时期、新时代。他的作品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不同时代都在沙白先生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记。中国古代有诗史互证的传统。沙白先生不同时期的作品就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切片,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风云、社会的风尚与个人的情感。沙白先生是一个风格多样的诗人,是一个既注重生活积累、情感淬炼,又在诗艺上潜心钻研的诗人,所以,他的创作量并不大,但写一首成一首,如同他追随和敬仰的老师卞之琳一样。一个创作量并不算多的诗人,能形成多样的风格并被诗坛和读者认可,足以证明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沙白先生的《苇笛》《江南行》《杏花春雨江南》《南国小夜曲》《水乡行》《秋》等是当代诗坛“婉约”诗风的代表作,而他的《大江东去》《浙江潮》《太平天国石舫》《史可法衣冠墓》则是“豪放”风格的名篇。沙白先生诗歌创作受到西方诗风的影响,承继了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主流美学主张,同时,他又沉潜于中国古代诗歌文化,悉心揣摩,良有心得。中国的新诗道路才百年有余,即使到现在都还在探索,远没有定型,其中,新诗如何民族化,如何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相结合,更是困扰至今的课题。因此,哪怕是一点点成功的经验都弥足珍贵。纵观中国新诗史的研究,存在着两头重、中间轻的情形,也就是说,对四五时期的诗人与诗歌研究得颇多,对当下诗人与诗歌现象的研究也很热闹,但对两者间隔的诗歌关注就较少。其实,从五四到当下,中间存在着广阔的诗歌地带,它是中国新诗道路的组成部分。这中间,不但许多诗人贡献了堪称经典的作品,而且,他们在新诗探索上的

经验与教训弥足珍贵,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宝贵财富,值得认真对待,系统梳理,仔细研究、汲取,并在诗歌实践上继续验证和探索。由此,就可以看出王子和先生《沙白传》的价值了,它不仅是沙白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新诗研究的重要收获,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新诗发展史中间地带的意义,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王子和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说,他理想中的《沙白传》是一本“集他的履历,他的为人、他的诗歌观,以及关乎他的诗歌大体样貌的全书”,应该说,现在的作品已经实现了这一写作理想。作家和诗人有好多种类型,有的人经历丰富,故事远大于作品,而有的人经历相对简单,为人低调安静,不事张扬,对外界来说,只见作品不见人,沙白先生大抵上属于后一类。所以,王子和先生的《沙白传》可以说是因人设传,重点放在了沙白先生的作品上,放在其作品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上,放在对沙白先生诗歌的品评解读上。它是一部人物传记,但从内容上说,更近于评传,也是一部诗传。作者与传主相识多年,了解传主,更对传主的诗作烂熟于心,几十年如一日,心慕手追,别有会心。同时,作者又不限于一家之言,而是知人论世,博采众说,既有沙白先生的夫子自道,又有诗界各家的评论解说,加上王子和先生的提要钩玄,沿波讨源,不但清晰地呈现出沙白先生创作的轨迹、诗歌风格演变成的过程和独具个性的诗歌艺术特点,而且能将其放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量,汇集名家论点,让沙白先生的创作在纵横交叉的诗学坐标中得到了全面的解读。王子和先生本人就是位诗人,所以,他对沙白先生诗歌的解读既有上述的学术高度,同时又是感性的,是诗人与诗人的惺惺相惜,心灵感应,是诗艺与诗艺的美学对话。因此,这是一本诗人的传记,又是一本中国新诗鉴赏著作,一本难得的新诗普及读本。

再次祝贺《沙白传》的问世。它不仅让王子和先生得偿夙愿,也让沙白先生期盼之年能够通过它回顾自己的诗人生涯。想到王子和先生与沙白先生对着这本传记凭窗冥想的场面,那是何等的温馨!不见沙白先生已经三年多了,每当故乡来人,总是问起,听说他老人家身体硬朗,耳聪目明,真是欣慰不已。

大江东去,正是杏花春雨江南时,祝沙白先生健康长寿,诗心永在! (《沙白传》由东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天历探原》

辛德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所关心的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的核心问题,是关注不够、研究空间较大的问题。古人的天文观、历法观,传统文化中的“四灵”的演变与四时、四季等的关系,在与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结合的研究中,作者都给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答案。



《希腊别传》

陈嘉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希腊的源头迈锡尼文明写到希腊化时代,希腊城邦文明由兴起到兴盛,渐渐走向衰败。在此过程中,希腊孕育出科学、民主、公民等观念,希腊人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更像现代人,关注的是在这个纷乱无序的世界里怎样保持个体心境的安宁。



《南洋》

莫家浩

东方出版中心

书中不仅涉及华人从移居南洋到开拓家园的过程,还捕捉了中华与本土历史的夹缝中神话的余烬,通过书写人鬼神兽的故事,超越了现实与历史的界限。同时探讨了“南洋”这个地理名词背后的多重含义,以及它在历史演变中的意义变迁。

诗心契合觅知音

□徐子言

夜已深,电话铃声大作,闺蜜炸雷:“干啥不回微信?”“Sorry, sorry,我在读诗。”“如今谁还读诗?”语带嘲讽与不信。“好诗熏人醉。我念几首,你洗耳恭听。”水乡的路,水云铺;进庄出庄,一把橹。渔船作门帘,挂满树;走近才见,几户人家住。

要找人,稻海深处;一步步,踏停蛙鼓……蝉声住,水上起暮雾;儿童解缆送客,一手好橹。

“哇,一下子勾起我童年的美好回忆。”湖水上,荡着红叶一片,如一叶扁舟,上面坐着秋天。

“哇,好美的画面,让人欣喜,让人陶醉。”大江有情,在这里,弯了一弯,夜夜,小城,在她的臂弯入眠……

接下去,闺蜜“哇哇”惊喜声不断。“你是莫言你是琼瑶,你赏析给我听呀。”

“我也外行,不过这诗人有知音。这知音最近专门写了一本传记。”

“这诗人心态年轻,感情丰富,我好喜欢。”

“诗人是我们爷爷辈,百岁老人啦,他是中国著名的现代诗人、首届艾青诗歌奖获得者沙白。他的这个知音也是我们叔叔辈,南通著名诗人王子和,年过古稀了。这本书叫《沙到白时是纯色:沙白传》,是一位古稀诗人给百岁诗翁的献礼。”

我侃侃而谈,说起了读后感:接受美学有条重要原则叫“视野融合”,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学文本相融合时,才谈得上理解和接受。王子和从少年时代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追随着沙白的诗歌,上世纪70年代末,他们相识于南通濠河之滨。几十年来,他们成为忘年交。沙白的人生经历、创作心路、人际交往、个性爱好等等,王子和无不烂熟于心。传主和作者互为知音,可遇不可求。著名文学评论家汪政为《沙白传》作序:“由他(王子和)来写《沙白传》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适合来自对他沙白先生的了解之深,来自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诗心的契合,更来自对他沙白先生的深情厚谊。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一本不同于一般的传记。”

因为太熟悉,王子和写沙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从期颐之年回溯到幼学之年,从《羸弱的叹息》到前行到《迟暮的捡拾》,从私淑于卞之琳到传承给李昌白,从见明珠独具慧眼的评说到丁芒直抒胸臆的艺术分析。由此,我们知道沙白的诗歌被白蒲黄酒浸过、被濠河之水染过、被文峰塔的铃声吻过。由此,我们知道沙白不仅曾在小木楼中吟唱《杏花春雨江南》,也曾经在飒飒风涛中放歌《大江东去》。王子和以如椽之笔写出来了一本集沙白履历、为人、诗歌理念,以及关乎沙白诗歌大体样貌的沙白全书。

因为太热爱,王子和写沙白,情不自禁,纵情歌唱。且听听第一章作者对传主《聊以至岁·2020年1月在病房与郁金香、红月季同度新春》的赞美:“这是95周岁的诗人写的诗吗?如此透彻人生、意绪满满,如此精神洋溢、洒脱旷达,如此热血奔涌、气宇飞扬,如此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诗好,好诗!情好,好情!达观,观达!语好,好语!”这样渗透情感的感叹,这样直抵人心的煽情,俯拾皆是,它对读者的心灵有巨大的冲击、感染。

诗是最浓缩的语言,是审美挑战性较高的文学式样。读诗“囫囵吞枣”,赏诗“隔靴搔痒”,根本原因在于诗歌修养不足。所谓“诗无达诂”,不过是一种借口、一种无奈罢了。王子和以一位高产诗人的目光、感悟来解读沙白诗歌“极富音乐美的格调”“极富画面感的风韵”“极富建筑美的语言”以及“极富古诗词的意蕴”,常常带来意外惊喜。《红叶》,沙白名作之一,王子和引述读者评说后意犹未尽,又对比了刘禹锡的秋赋诗句,洋洋洒洒,生发千余字的惊艳:“秋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生活态度,是一段人生的岁月。人生如四季,既有冬之瑞雪的期待,春之播种的欢欣,也有夏之挥汗的艰辛。到了秋之收获的时刻,理应享受成熟的生命”。如此这般,王子和引领读者从沙白的“小草闲花”中读出“衷肠大爱”,从《刀丛诗草》中读出铁马冰河,从《独享寂寞》中读出热血澎湃……

织素生是谁?

□祝淳翔

自从拙编《唐大郎文集》2020年出版至今,我并未放弃努力,犹孜孜矻矻,试图补足这位小报状元的未刊作品。目的说来也简单,就是打算全面掌握其行踪、交游事迹等,以便将来可以在此基础上编一本年谱,或是编一册全面的精选集。这两个心愿不知何时达成,但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又挖掘出几枚他此前不为人所知的笔名,而电脑里唐大郎的文档也已不知不觉来到560万余字,比之前录进文集里的多了六成。

近偶从小报上见到一个笔名“织素生”,此人无论从行文还是交游诸方面,与唐大郎很接近,例如1941年3月4日《社会日报》上刊有他的“绮疏草”专栏,篇名为《恨不早生千年》,其中写道:“予少时有句曰:‘美人只合韶年死,不许人间见白头。’盖为女伶琴雪芳而作也。后乃知前人亦有名句,曰‘美

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于是吾诗乃有剽窃之嫌,其实吾不知也。”小报上有名的诗人,当时虽有,但从小写诗的人不多见;而“不许人间见白头”句,经常出现在唐大郎笔下,经检索,至少四次,其中如1940年2月24日晚,当舞女陈曼丽被人枪击于百乐门舞场门前,不久在医院不治殒命,大郎即于2月28日《东方日报》上的“怀素楼缀语”专栏写了一篇议论文,其中有这么一段:“有人说:陈曼丽死在这时候,正是好辰光,再下去,陈曼丽要变成残花败柳,现在死了,可以永远叫人留一个追念她的印象,这意思,正如《随园诗话》中所说:‘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将之置于此处,十分贴切,亦可见他对于这首诗是耳熟能详的。

那么织素生究竟是不是唐大郎呢?很遗憾其实并不是。

因为1940年11月8日“绮疏草”专栏有

《悼念陆诒》一文,其中写道:“余与陆君,尝公事于新闻报者数年。战后,余在汉口……”云云,据我所知,这倒是与陈蝶衣的经历贴近,而与大郎无关。继而蓦地记起,若干日前,友人扬州大学文学院的金传伟副教授曾通过微信与我分享过他的一篇未刊稿《陈蝶衣新见笔名考》,其中一节写道:

1940年10月至1942年3月间,《社会日报》连载总题为《绮疏草》的专栏随笔,署名初为“织素生”,1941年3月21日起开始改为“蝶衣”,1942年3月22日的最后一篇则署“婴宁”。从这一系列随笔的连续性来看,明显出于一人之手,“织素生”当系陈蝶衣的笔名。1940年4月至5月,《社会日报》已刊有署名“织素生”的《宵灯煮字录》,是目前所见这个笔名的最早亮相。“织素生”应来源于他当时的斋名“织素楼”。

其理由充分,这一疑团就此迎刃而解。

